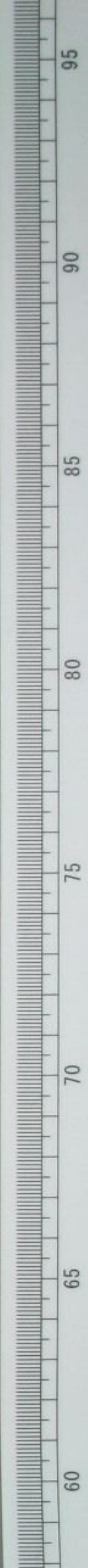




牧民新書 七

73
5106
7

廿十二



3保
5/06
12-7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二



泃水 丁鏞 著

禮典第七

祭祀 課藝

賓客

教民

興學

辨等

祭祀

郡縣之祀三壇一廟知其所祭心乃有嚮心有所嚮乃齊乃敬

春秋傳祭墨對魏獻子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官名也后 稷亦官名 后土為社 配祭於 稷田正也 即掌田之官 有烈山

氏之子柱為稷 烈山即 自夏以上祀之 古尚書有 周弃

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袞也商弃絀之故祀以為稷春秋正義曰配者與之同食取彼神名以為配者名祀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

鋪業周禮司日司月為天神司土司稷為地神然天神地示同是天神故尊收本係地示而史記謂之天之刑神義可知也天生萬物司以百靈司土司穀其大者也吾東之法亦祭國社國稷以句龍姬弃配之與古合也但社稷是外神故祀以血祭血祭者瘞瘞之類也今社稷之祭其籩簋簠與宗廟人鬼之祭同此與古異

也句龍姬棄足跡不及於朝鮮然疆理之制播種之法流自中國所以祀也唯州郡之社不祭句龍始弃但祭社神稷神

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孔疏曰大夫士庶郡聚而屋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鋪業今之郡縣如古之侯國法當立社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則古者家邑亦有社稷費季氏之家也郡邑之有社稷其未遠矣古有里社故陳平得分社肉今所無也

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社五曰恭厲諸侯為國立五社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社一曰族厲 正義云恭厲古帝

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人害故祀之 鋪菜厲者列也古之無後者列而亨之無昭穆也古惟無後者為厲而後世之厲凡溺死者燒死者歷死者刑死者是亨是祀諸如此類未之無後則今之厲非古之厲也其法如佛家水陸普請之名相似意或佛法流染之後其禮如是也

春秋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宗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正義云鬼神非其類則歸其同位

鄭人相驚曰

伯有至矣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且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能依憑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猶穆公之冑三世執改其用物也弘其取精也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後世如張巡化而為厲皆祖子

產之說

今法無祀鬼神于厲所與城隍神合祭于厲所

陸務觀盈德縣重修城隍記云古人祭先番祭先牧祭門祭祭竈城者以保民禁奸通節內外其有功于人最

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猶能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

杜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固不重歟寧德有氛霧之毒龍蛇蚤守官之毒是以城隍祀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說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據復增尊之高明狀大稱邑人尊祀之意又陸務觀鎮江府城隍祠記云漢將軍紀信死於滎陽宋乾道元年知鎮江府方滋言府自古時祀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居處不驚疾癘以息則神宗陰相之崇城隍之祠不列於八蜡非古制也郡縣多無城者無城而祭城又何禮乎其祭祀信尤無義也

洪元成牧羅州城隍祠有

神國民元成禁其祠

文廟之祭牧宜躬行虔誠齋沐為多士倡

他祭與祭者不多其亂未甚鄉校釋奠其獻官諸執事之外閑散與祭者或過百人夏畦市門椎鹵鄙賤之類參錯其間葷臭酒臭醜惡難狀叫喚雜亂不牽軌度祭罷之後掉髮揮拳闐闐滿堂斯不可不禁也枝任受賂亦差執事傭奴下賤感蓋班序斯不可不禁也又凡執事原有定額枝任禮吏相其作奸定額之外私出差帖以皮印押斷不可不察也

釋菜前十日下帖于鄉校獻官諸執事皆以本土上族

之端方雅飭威儀不愆者按例擇差毋得直書差帖須
要列名先呈牧數日詢訪知其實狀然後乃受差帖許
令踏印 執事之外閑散與祭者亦選二十人使之參
班凡在在選外者勿許攔入紅門之內犯者施罰前二日
牧或遣小吏或遣侍童往察會中其有飲酒茹葷脫衣
解帶不致虔潔者並錄其名論罰有差其有不在會中
出入府城者直行黜陟庶得其登
前一日牧早出省牲省兒趨入殿內審視以及兩廡視
其床桌視其邊笠視其饌列視其汛掃潔淨齋正有無
不善周旋出入慎其威儀以為民望 文而沐浴時至

將事齊邀清嚴毋愆威儀

朔望焚香雖不能躬行四孟之躬躬行可也

廟宇有頽壇墜有毀祭服不義祭兇不潔並宜修葺無為
神羞

李繁守處州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于夏十
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况
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
之壁躬宰吏及博士弟子八學生釋菜禮者老歎嗟其
子等皆興於學 夏希道為繁昌縣令
子夏子路等十人像
林鸞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

加以於飾黜奮然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
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彼未壞者猶尚毀
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於是僅易從祀諸賢
皆為木主

曾鞏宜黃縣學記曰宋興慶曆三年天下之學得立而
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之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
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皇佑元年李詳至始立
學積屋之區畧千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
足積甍之數畧千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
下從祭之士皆備 董儀守筠州先是州無學公乃得

充爽之地尊官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廡
至於庖滷庫廩各以序焉

朱子在漳州約束文云本州所管上下釋奠及祭祀社
稷三獻官祭服緣造製年深不如法式今欲別行製造
初獻大旒冕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
帶中單綬佩蔽膝單帶履襪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
造未必盡合禮制申行在太常寺關借上祭服每事一
件付進奏官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舍楊暹就臨安府
製造同州行用 鑄案今鄉校所用祭服歲久敝污不
成模樣所謂祭冠雜塗黃汗綳纓不久所謂後綬亂塗

青赤珩璜不設曲領方心欹斜額落改服登班皆成鬼
形燈燭燐煌視瞻恍惚君子所慎威儀而已儀之既愆
何所望矣牧之所著宜用京官時祭服獻官所服牧宜
先期修造使皆鮮整咸中規度乃可以行禮也
秋粟為穀城令於孔子廟作禮咒與其邑人春秋釋奠
而與于學政化大洽

境

內有書院公賜其終者亦須虔潔無失士望

賜額書院其祭物官給并以公穀會減每見厨吏不謹
珍果代之以賤果嘉肴代之以野菜並宜嚴飭一遵本
式務要豐碩無有不善 其私祠之未賜額者或有守

戴

令自以顏私供其終饌一番開路遂成恒典然私祠之
弊日新月盛百里之邑或至數十一門之內父子私祠
兄弟誼軒訥軒松齋竹亭或稱孝行或稱戰亡以蓋為
存列亨一院者或至十二三人又或國初名臣其子孫
不昌者避土賤族黨之為祖偽造文蹟以欺御史御史
一時過客不能詳覈過加褒獎歲久年深遂為滯驂輕
牽上徹或得褒贈歸而誇耀又建私祠鄉隣知而不發
官長聞之不聰以莒紹鄭恬不知恥大凡私祠者國典
之所禁為守令者將禁抑之不暇而况助之祭以勸之
乎然由來舊例自我廢之取懲之道七宜以香燭二物

聊表厚意其餘物種雖誇訕溢境斷不可違道以求媚

也續大典云外方祠院冒禁前設觀空使
拿虞守令奪告身三等首倡儒生遠配

朱子在南康軍修白鹿洞書院牒云廬山白鹿洞書院
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
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李善道為洞主掌其
教授當職到任之初即當詢訪合行修立 鏞業書院
之制初於南唐至宋漸廣若岩麓書院石鼓書院嵩陽
書院睢陽書院或御賜書籍並賜額號要皆為學者藏
修之所非為祠祀古人以表崇報之誠也自朱子修白
鹿書院以祠濂溪而中國書院皆宗是法周慎齋右世

建白雲書院以祀安文成裕而東方書院皆宗是法今
也書院為祠廟非復學官之舊觀也

朱子在南康軍帖諭士民陶侃遺廟訪其遺跡謝太傅
陶徵士周濂溪問其祠宇有無 鏞業意有所感訪古
尋跡以闡發其幽隱亦賢牧之所務也

其有祠廟在境內者其修葺元治宜亦如之

如平壤之箕子廟慶州之崇德廟順天之忠愍祠康津
之旌報廟而在有之其屋宇之修葺籩簞之元治皆牧
之責也神祠時惘斯賢牧也

南海神廟在廣州海中海道八十里刺史常以疾不往

明官齋廬上雨傍風牲酒瘠酸取具臨時薦裸與俯不
中儀式孔戡為刺史歲躬往治其庭壇改作兩序齋
庖之方百用具修

牲不瘠蠶菜盛有儲斯可曰賢牧也

郡縣皆有公羊雖皆殺方言曰其種猶昔昔余見時

隨家君官燕一縣皆畜數十頭今皆耗損存者絕稀蓋

牧羊應有牧田牧人宜有補籛今使倉奴牧之倉奴一

年所食不過數十石之穀既供瓜蔬又令養馬分養又

何餘力可牧犧羊恒飢久凍有死而已穿渠築堰可置

公田以補民役又以數頃除為牧田乃可以責牧羊乃

可以責秦豕博碩肥膂神罔時恫牧之職也沽酒市脯

不可以祭今也買羊賒豚以充犧牲非禮也郡縣必

有學田宜以學田數留除為祭田牧其稻梁以為菜盛

別貯淨饗以時供之官厨之米以給其代抑所宜也

祈雨之祭祈于天也今之祈雨戲慢廢瀆大非禮也

暴庭暴巫見於傳記土龍致雨之說出淮南子石牛鬻

泥之說出廣州記或蛇醫因甕或鴨虎沉水撒招五星

妖術起於管輅鼓舞五龍邪說托於神農自古以來凡

祈雨之法多戲慢如此今之守令遇旱令作芻龍塗以

朱土群童曳之鞭笞云辱或翻渠以出臭或埋骨以誦

呪奇之在、無復倫理誠可歎也 遇旱牧宜虔心齋

沐默禱神貺一應俚俗並行嚴禁

齊景公時大旱欲祀灵山晏子曰灵山固以石為身草
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蕪彼獨不欲雨乎祀之無
益公欲祀河伯晏子曰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
天久不雨百川將涸彼獨不欲雨乎祀之身益公曰奈
何曰避宮殿暴露與山灵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
公乃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按此時景公又蠲賦
歛大抵祈雨之實莫善於蠲賦決獄楚王英之獄繫者
千人秦安為楚相決而放之天乃大雨五原之獄積久

不決顏真卿為御史伸而直之天大雨凡過旱之日乃

牧宜以蠲徭理獄為急務

祝良為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 唐田仁會

為平州守歲旱自暴以祈雨之大至民作歌 戴封遷

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

起而大雨遠邇歎服 按戴封之事非禮也適天雨耳

若天不雨將遂焚乎焚而逃之是欺天也焚而遂死是

要天也欺天不誠要天不敬不誠不敬何以為禮

唐段文昌即荆南或旱檜解必雨或久雨出遊必霽民

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之不愁公出遊 張士孫為射

洪令禱雨於白厓神即致雨人皆異之及移治鄴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留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為民禱祈既而雨注遂有秋田里既安民皆舉手加額呼為余侂 王叔英知漢陽縣有患改嘗遇旱虔禱不效歎曰民將無食吾為民父母敢自飽耶遂絕食以承天庾不三日大雨之不止復祈晴一如禱禱雨遂霽 按絕食亦非禮也天遂不雨將遂不食乎

孫舜孝為江原監司適大旱禱雨無效公曰無他守令不盡誠也遂齋戒親出祈雨半夜聞雨聲喜而歸曰我不當謝天被朝服立庭中雨勢漸息吏持傘倚後公命去之衣服盡濕

星湖先生曰禱者所以祈膏雨也其及早而禱者亦稱禱古之禱者奈林六事為感應之實如後世象龍燒撥之類何益於格天耶昔梁之時祈雨必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歟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賢進良五黜退貪邪六命合男女卹恚嫉七撤膳羞樂懸而不作今之所舉只撤膳審獄其餘皆不施行不及遠矣

祈雨祭文宜自新製或用舊錄大非禮也 凡祭文宜用四言讀聲調叶其支蔓錯落者讀之不能

成聲鄉村祝史口棘喉澀非四言不可讀也 其非四
言者亦皆叶韻東坡祭歐陽公文龜師為知疑夷時狸
無不叶韻斯可法也

朱子祈雨文畧云惟神受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
今人之急如此神若不聞亦何神哉 按此篇渴一室
忽約畧叶韻當事者宜考焉

成祖時瀋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改自責齋戒寧
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鳥數千食蝗殆盡皇
太子聞之曰此誠意所格也

日食月食其救食之禮亦宜莊嚴每敢戲慢

日月交食本有躔度預知時刻本非災喪克禘之時曆
法已明非不知也特以雨暘薄蝕異色愁慘伐鼓用牲
以示憂耳今郡縣救食之法捕捉僧徒撞鉦擊板日光
菩薩月光菩薩叫號踊躍此非畏災乃是慢天大非禮
也 宜用京師之例牧以淺淡服烏角帶出坐庭中令
警人奏鼓三九聲牧齋邀諸坐左右無得喧嘩以待復
圓可也若行之於社垣尤與古合春秋傳曰日有食之
伐鼓用牲于社

賓客 禮典二

賓者五禮之一其餼牢諸品已厚則傷財已薄則失歡先王為之節中制禮使尊者不得踰薄者不得減其制禮之本不可以不游也

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九牢再裸饗禮九餼食禮九舉侯伯七牢一裸饗禮七餼食禮七舉子男五牢一裸饗禮五餼食禮五舉 掌客掌賓客之牢禮上公五牢十豆三饗三食三逆侯伯四牢八豆三饗再食再逆子男三牢六豆一饗一食一逆 鑄按此天子所以待諸侯也若諸侯之所以待王人雖不經見之

若諸侯相聘大聘遣卿相小聘遣大夫聘禮者所以待

大聘也公食禮者所以待小聘也 儀禮二 篇名 其牲牢簋鉶

籩豆之數具在二篇可按而知也當時卿大夫之聘於

隣國者皆謹守禮制不敢違越一爵一籩或有差濫則

恐懼逡巡不敢亭受趙武子之享于鄭厥有五餼之籩

豆趙孟固辭竟受一餼 昭元 季孫叔之享于晉厥有

加籩之饗季孫固辭至曰下臣不敢 昭五 周公閱之享

于晉力辭昌歎之薦 倍三 管夷吾之享于周必受下卿

之禮 倍十 豈不以名義一之不可以復瀆歟今監司行

却其郡縣漫無節制務在豐侈其籩豆鉶俎之數什倍

大牢蓋以五禮儀所定太薄太儉不近人情故汎濫橫
潰以至此耳不攷三代之典章輕立一時之法制未有
不壞裂如是者也

古者燕饗之饌原有五等上自天子下至三士其吉凶所
用無以外是也

大牢有二等上馬者九鼎其爵九獻或七獻其食八簋

七餹九俎八豆八籩此天子諸侯之禮下馬者七鼎其爵三

獻其食六簋五餹七俎六豆六籩此公食大夫之禮小牢五

鼎其爵三獻其食四簋三餹五俎六豆六籩此大夫之禮

特牲三鼎其爵三獻其食二簋三餹三俎四豆四籩此士

之禮○特豚一鼎其爵一獻其食二簋一餹一俎二豆二

籩按此五等之數余嘗編祭禮考聘禮公食禮小牢

禮特牲禮及禮咒玉藻士喪禮士虞禮諸篇採掇查驗

以知其數者也飲食之有五等如冕服之有六等天子

裘冕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卿希冕大夫玄

冕章采既別無敢踰越太牢小牢特牲特豚之各有品

級何以異是古禮王人到諸侯之國其物用太牢我邦

儀文皆降天子一等則觀察使巡到列邑法當小牢無

以加矣小牢諸物已見節用條私祭可按而知也牧

能據禮守法小牢之饌以饗監司則大善如其不然取

本縣膳錄用其最薄之例抑其次也如又不能用其居中之例又其次也過此以往鄙人謂人事人以食者吾不知之矣 饗禮用小牢俗謂之茶啖 則食禮宜用特牲俗謂之進 若我為監司則小牢之饌何敢受焉五禮儀明有品數不可踰也

今監司巡歷天下之巨弊也此弊不革則賦役煩重民盡劉矣

山居放言曰監司之巡歷也樹大旗擁大蓋擊大鼓吹大角乘瘦馬之騶戴玉鷲之帽其從者府二人史二人看如府史之數而加其二焉徒數十人輿阜隸僅若卒僕之屬數十百人諸縣淫探佞延接之吏若徒數十百人馬騎者百人其載者百匹婦人妓服靚裝者數十人裨將負鞬矢前駘者二人其殿者三人驛官從者一人鄉亭之官騎而從者三人佩符囊鷄印綬屏氣脅息騎而從者四五人載枴楊梧杖或朱或白以帽人者四人負炬燭手執絳紗籠以待用者數百人手執箠禁民毋得號訴者八人道傍觀咨嗟歎羨者數千百人而至

發火礮以驚衆進供具如太牢者什之厥有一飲一食
或失其管運其溫者杖杖者九十餘人數之曰道有石
蹶余馬曰踞者不禁曰婦人迎者少曰屏帳篋席薄曰
炬不明炕不溫如斯而已嗟既定百胥與吏文移諸郡
縣命市納買粟一斛直錢百十五怒罵之增之二百民
有負粟者至則覆其斛青二百厥明年春析二百而三
之以予民而告之曰此一斛粟也海濱多宦商大買粟
米日踊則傾其窖而錢之山縣粟米紅腐則為廩為積
於是粟生旺日走百里過海而止既而計其贏錢至數
千萬訟墓地者沉之訴令長有虐政者流之其罰四千

屠病牛者沉之其罰三千計其贏錢至數百萬有土豪
奸吏刻章偽書舞文弄法者曰是淵魚不足察則掩匿
之有不孝不悌薄其妻淫躋亂倫者曰是傳之者過也
褒然為不知也者而過之厥有長吏販穀糶竊賦稅者
如已所為則怨而存之課居最以欺人主如斯而已矣
何其儀之壯而所為之若是也百姓惑焉按田賦
日增問其由則巡歷也民庫厚歛問其由則巡歷也吏
額不汰問其由則巡歷也糶房難羅問其由則巡歷也
陶戶日散店村日衰鑪戶日破僧寺日廢問其由則巡
歷也漁者失魚時者失雞海賈亡其饒蛤山氓損其麻

廷問其由則巡歷也巡歷之法不改則生民塗炭之裕無以拯救矣

內饌非所以禮賓有其實而無其名抑所宜也

今監司到縣其饗食大饌之外別具珍羞大饌名之曰內饌監司所食唯此而已婦女在內何與公事公賓之餉而內婦執醬非禮也然監司一行久飮膏粱其肴餼諸物少不芳酷不能下咽亦主人之憂也宜作內饌用子公盤使無內饌之名亦無內饌之跡惟期賓飽不色我德廢乎其無愧也其從行裨將之餉糞飭厨吏使之芳潔而已苟欲盡得歡心不免先取譏笑有靦面目不可為也

可為也

成宗朝有一人自監司入為承宣上問曰監司以食飲豐薄為殿然乎對曰有之上不悅曰豈以口腹最之供責諸官人也對曰食飲之具尚不能適口况於他事乎按此說鄙陋莫甚陰肥小體外飾公務病國痛民甚於洪水猛獸審如是也伊尹何辨于負鼎易牙可託牙饒几豈有是哉

監司厨傳之戒厥有祖訓載在國乘義當恪遵不可毀也

甫宗九年癸亥下諭八道曰巡歷之際厨傳支供及駝

騷擾之弊須以單騎只卒一二人勿卒軍官則可無弊
端矣余近閱古今荒改諸書朱子為浙東荒使也其門
人所記有云公鈞訪民隱晝夜不勝至廢寢食窮山長
谷靡所不到每出必乘輕車屏御徒一身所需皆自費
以行秋毫不及於州縣故所歷雖廣部內不知以此官
更夙夜戎飭常如使者歷境至有自引去者以故所治
不知幾萬其後朱子見孝宗孝宗延慰曰浙東之勤勞
朕所知之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 日謹按 聖祖飭
諭如此而今人張大十倍於 聖祖之時大抵民瘼姑
舍其儀文擬於王者不可不裁損也我邦 動駕唯五

營行陣之外其輿騎騶率本不能連亘五里巡歷所過
不甚相遠斯何禮也 中黃植炬皆是王章 路之中央 而
犯之者亦多矣豈不駭哉

魏孟康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飭督郵不遣送迎
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
下 今之監司行部即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盍以孟康
為法

鄭瑄曰做上官時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號欲尊拜
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
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

所損已多及聞其職業舉皆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
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至民生疾苦若聾
瞽然此之謂故孽顯頁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
而子孫之裕目也吾黨戒之

星湖先生曰國法凡使星之過郡縣餽品不豐例皆啓
罷故守宰惟以侈靡為能此物皆出於民力轉成厲民
之一端由是闕釘成風虐吏藉名甚可惡也朝廷宜商
量度數其兇血之大小饌羞之多寡隨官位高下毋得
濫供必將有多少裕民民

一應賓客之餐宜遵古禮嚴定版式法雖不立禮宜常謹

體察使賀正使遠接使館伴使九大臣正卿一品之臣
宜餐用太牢七鼎食用小牢觀察使巡撫使慰諭使節
度使凡中下大夫堂上之臣宜餐用小牢食用特牲御
史京試官接慰官書狀官雖非崇秩宜亦如之禁府郎
須赦官備邊郎宣傳官凡位卑之臣宜餐用特牲食用
特豚此項大臣敷奏法制頒行乃可遵也今雖不然牧
於心內明知先王制禮本自如此則其餽俎籩豆之數
點自商度以依周公孔子之禮不亦善乎 古者太牢
三牲而九鼎少牢二牲而五鼎牲牢之外鷄魚鮮腊野獸
肉倫膚腸胃以充諸鼎我邦無羊非牛不饗凡所謂七

鼎五鼎者牛承鮮腊鷄雉腸胃魚鮓之等以充其數無不可也 簋者飯甕也然今俗饗禮不用飯即茶宜用餠糕六品及一麪一饅以充八簋食禮不用餅則雉太牢之饌但具紅白二飯不可加也 鉶者羹甕也菜芼曰羹純肉曰臠七鉶者宜用七種菜蔬和以肉汁以為鉶羹 俎者熟肉之甕也古用牲鼎升之為俎今不必拘或烹或蒸或燒或膾或魚或鮓或雞或雉凡薦肉七甕以當七俎 豆者濡物之甕也或菹或鹽或炒或煎如今俗正凡濡物小碟以充八豆 籩者乾物之甕也或脯或脍乾雞或饊或脯乾魚或果或蓀乾果或粉或

糗如今俗華果以充八籩 禮曰鼎俎籩豆偶陰奇而陽之義也又詳古禮酒用奇數飯用偶數故一獻三獻至于九獻二簋四簋至于八簋七鉶三五籩豆六八皆此義也朱子家禮亦六豆六籩今人不知此義已自家祭之時籩豆并用奇數非禮也 簋今為盃俗名曰 鉶今為盃俗名曰 籩今為碟俗名曰 斯又古今之變也但其名數謹嚴不踰古制則斯字禮法其形色之淪喪又何憚矣 已上所論皆太牢也小牢以下量宜減損六簋者餅用四品四籩者餅用二品餘皆推類不必拘牢唯陰陽奇偶之

教不可亂也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三

洌水 丁鏞 著

賓客二

古之賢牧其接待上官不敢踰禮咸有芳徽布在方冊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樸泛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
稅樸易于自為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
即索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五代蕭結令祈陽不畏強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
渡般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秋開五葉蚕長三眠
人皆忙迫刈甚閑般守漸而止

鄆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兜溲安知縣海瑞供帳既簡杭言食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

劉南垣公請老家屋有直指使者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吾門生當開諭之及至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食之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椀直指覺過飽少頃嘉肴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為食飽時難為味使時然矣直指喻其訓後不敢

以盤飧責人

劉天和總制三遣取其孤孫暨一孤姪撫于任過葦州僕夫偶薰門役者膏憩守怒不為禮封扃其門即薪米不為供二孤至飢渴甚踰垣乞食趨去守隨投牒公所備陳縱僕虛門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拉訴夫人心甚憐之未幾守以事竭公家眾匪足側窺計必督過公乃禮遇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于朝

鄭瑄曰昔有縣令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令閉閤而已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僚曰法當閉鑰請以詰朝奉迎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叩

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唐巖并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死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江南人呼為金牛刺史

雖非上官凡使星之時過者法當致敬其橫者勿受餘宜怡恭

後周王罷鎮江東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裂去薄餅綠羅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為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遮擇當是未幾舍左右撤之使者大慚唐蔣洸歷四縣令羨改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數麾下曰蔣洸令縣

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梳其清也

柳仲郢在官館傳必增食宴賓犒軍必華盛孫甫知

陝府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而舒後遂以為法

完川君李純信為義州判官有奉使過州其需索多者無厭心公不可所辦給賂貫而已餘外皆不聽而去及使還故以他事必欲釋臧乃已公即解印綬歸

張谿谷維以吏曹判書兼大提學獲罪特補羅州牧使公在朝頗以簡傲得名及至益州武人金吾即為拿罪

人過八客舍公具冠帶乘馬以進曰王人入府不可乘
輜及其相見禮貌甚恭金吾即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
損如是公笑曰都事在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而今則
外官之待王人不得不如是 金清陰兄弟為邑宰雖
粟木敬差必親檢溺鬼

古人於內侍所過猶或杭義甚者車駕所經猶不敢虐民
以求媚

韓絳知成都內侍奉使到蜀者有貿易州郡輒附益之
以悅其意公奏請禁納英宗嘉之

李及知杭州時內侍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

過杭州及待之無所加僚佐皆曰明公雖不求福獨不
畏其裕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
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亦不敢傷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
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
於民法所禁也獨有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齋正
數往表境上終不入

薛瑄為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
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
惟薛卿耳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
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逆善泗水者三人令著香老衣冠
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今汝敢未謁耶令左右執之
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紹曰聞公駁二人溺
死水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
謝而去

汪應軫出守泗州武宗南巡駕且至列邑旁皇軫獨
然不動曰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出縱吏胥為奸耳
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雖月有凍餓死者軫命
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及

過他所汪公於天子之駕猶惜民如此今人每迎監
司駁民如犬雞知所愧矣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贊析去沿河民房

即民屋

以便挽夫稅索皆索民間纒帛為之兩淮大擾過揚州
蔣瑤獨不析房曰沿河非聖駕臨行之地且自有河崖
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守自當之九夷人塚破人
屋以廣監司之路者知所愧矣

勅使接待謂之支勅支勅者西路之大改也

勅使先拜謂之勅奇勅奇一到列邑騷擾一應百物皆
以富民流差四出一曰鋪陳廊廡二曰屏幃三曰帷帳

四曰床卓五曰館舍六曰丹青七曰咒血八曰鑄釜九
曰虎皮十曰鹿肉十一曰牲肉十二曰鮮魚十三曰脯
脍十四曰鮑鮓十五曰米麩十六曰油蜜十七曰鹽醬
十八曰鹽鹽十九曰紙地二十曰燈燭以至葵藿些薪
道路稿梁種：名目不可殫述咸以富民差為監官使出私
財先期賈販一事之監必差數人教人之差侵及十家
先者納賂而圖免後者得帖而辦賂魚賂數驚辰日瞿
瞿官受賂一二吏受賂十百號呼奔竄如逢亂離破家
蕩產百無一全此生民之巨廢也 初奇始到文武吏
校排門上堂厥目瞠：外若憂迫內實踊躍牧莊邑

不荅召刑吏榜諭諸鄉諸吏以折奸萌 榜曰行縣令
為榜諭事今茲刺史有拜想亦聞悉舊例諸物監官
皆以外村富民派差分遣遠路俾受其害今年不用舊
例擇邑吏邑校派差是任其有缺欠自官補給官力不
及寧均敷民戶不忍使數十戶獨受其害須知此意各
自安心其有奸譎之人專據舊例恐喝愚民須勿信聽
枉費財力茲用先期布告鄉里：長一：知會無有不
聞以遵約束 台諸鄉郎卒戎之曰今此榜諭星火往
傳仍查道里歲定期限無敢踰越受鄉甲到付之狀上
于官家

乃進文武吏校諭之曰勅使者十數年一出者也乘此
適會侵擾民村豈羨風乎既非恒祿捨之何害勅需都
監諸物監官並以邑人差遣余志大定無得有怨同心
合志以治王事精白無偽以惜財費其有缺欠自官
補之不貽汝害於是擇於退吏老校取第一人物差
為都監乃召都監諭之曰今年之事期不擾民須知
此意精白一心以治王事其有利害責在汝躬善簡
僚佐乃無害也諸物監官不必多負但差五六人無治
數事不亦善乎須以邑人極擇多差於是議定監官
原願成帖受謁以議治事

試論一事余在西邑勅奇始到鄉校守僕持下帖數十
道來告曰舊例勅書奉安于閣中例有校生二員侍坐
其前終夜不眠實差額差恒遣四員前期逢點受止恒
至數月巡啓兵營恒有例贈故本府校生一百六十名
每名受錢一兩以付四員今茲下帖乞蒙踏印余曰不
緊無用煩告既幾月勅行渡江監吏告之曰事已急矣
校生奈何余曰不急既及其期監吏告之曰事已迫矣
校生奈何余願作卓巾二箇藏于篋中出而授之曰小
吏二人須着此巾儀一校生往陪勅書其誰疑之他人
之事不可徒勞賜錢二兩以補烟債小吏大悅受巾而

往遂得無事凡所謂支勅之費曰子曰百都是此類舉
此一事餘可知也 又論一事一日勅監告曰旧例橋
梁債六十兩移送平山府谷山出站
于平山今亦如之余視其地
川流頗廣每當勅行三邑合力以作一橋也其上流不
過數十步川流極狹教夫之力可以成橋余今修道以
從上流平山之。大驚乞勿改道永不索錢蓋本迂回更
出駮以作大橋以歛數鄉之錢又索二人之錢也所謂
支勅之費本多此類

嘉慶己未夏余自西邑還 先大王引見于重熙堂問
支勅之弊畧舉數十条奏之退為支勅定例補說上之

上命往議于遠接使李時秀李公之言曰支勅之式苟
欲定例必自弘濟院西至義州龍灣館其館舍院舍站
舍一並毀撤一新改建館舍為一等站院為一等館舍
柱高幾尺棟濶幾尺牕戶長廣幾尺承塵距地幾尺訪
曰攀各有定制無得一毫踰越站舍亦如之各減幾尺
以為二級然後其所用鋪陳屏幃帷帳床卓之等級所
入錦繡布簾帛席材木丹青紙地方可出式如不能然
無以定例方議厘正會有人言其事遂寢然支勅諸事
頗可考詳茲錄于左以俟後人

海西支勅定例補說

支勅國之大事也勅奇尚多急迫勅需每患為艱必有金石之典移易不得使列邑按而行之然後庶可以安心措办今也不然有戊申定例有乙卯定例有遠接使閱又有巡兵營開文有平安道前例有京畿前例莫適所從眩於私行七站諸邑初以乙卯定例一措備上司又以戊申定例別開申飭於是諸站覆紅為青劇圖為方及至望間探問開西消息則皆用乙卯定例又有非戊非乙而別勅新規者閩西既然海西宜同於是又有參用戊乙之論無倣閩西之制如斯之間狼貝糜費當復如何由是觀之雖謂無法之國未為不可今宜參酌戊乙別金石之典自義州至弘濟院秋毫毋敢違定

越過定例一分者不及定例一分者使之同罪處定律文有犯者照律處勘折不可已定例之合行厘正者抄錄開後 定例丹子刺語甚多今宜刪繁就畧著為成書三道合力刊布列邑使之永久遵行每當支勅價使道臣拱手持重毋作細察遣禪飛閱之法一切除減則列邑私行必沛然矣

一勅書奉安閣旧禮左右壁設龍虎屏二座今年主壁又設龍虎屏一座 且以為左右丹青之時本畫龍虎雖不設屏亦恐無妨主壁則有書床香床宜設龍虎屏

一坐左右二屏除之恐好

一闕牌彙多恠總廢造長廣尺寸邑各不同全不削磨
單率刻文字面或有塗金者或有塗黃者或覆黃袂或
露木體且以為此甚未安自今闕牌長廣勿違分寸
精造精刻皆令塗金且用黃袂恐好

一茶啖庭排

宴饗之儀
於庭者

今年雖除之庭排假家草舍距

勅使坐處殆近百步勅行初不啻眼雖有可食之物實
無下箸之望臣以為既曰飲食斯何禮也况庭排假
家糜費極多數百里外出站之邑材木藁草茅簞等物
差人輸運其勞尤甚此後敕行之時令遠接使先於境

上請以庭排移作堂排庭排之法永遠草罷恐好

一勅使及通官房排之中所謂輓駝圓扇香坐兒等物
彼人不悅亟令拽出且以為賓既不悅主則多費茲
所謂主人無樽容子厭羹也自今此等物一切除去香
童子則安于書按之上甚好

一烟茶灰盒木造而施彩甚不清雅且以火落木於理
不叶彼人亟令拽出且以為灰盒自今一並銅造一
造之後永久留用歲計必有餘矣

一通事籛牢之教其勅使毫無差級非禮也勅使常懷
未便通官亦自不安咸曰裁減為好 房內掃地穢多

用之物也彼人八房皆踞坐床上安用此矣勅使之房稍寬故任之不顧通官之房狹窄故亟令拽出自今通官只於堂挑用虎墩房挑則除之似好 遞馬所狀下設三重席又設虎皮墩役人皆踞坐床上則床下重席將安用之自今床上布裕席方言曰裕席之上設虎墩床下則地衣之上設席一重似好且遞馬所通官廬次宜令稍抵則布帳所費亦必有減

一鈔盤饌方言曰曰例諸看台載一鈔盤今年諸看台

載一鈔盤交加汨董不成負樣役人頗有未安之色

其豬肉等物烹飪異俗役人初不下箸蜜餠方言曰中

亦非多食之物今者所索只是米飲而已自今大鈔盤

一箇之內用羹甌二箇其一米飯果松粥胡其一麥醬

方言曰水正果碟子三箇其一蜜餠其一蒸餅蜜餅果

其一佳肴乾雞蹄脯二甌三碟合載于一鈔盤惟酒別

獻似好然勅使通官宜有差級

一房挑青錦帳紅領紅衽及狀上紅褥勅使通官俱無

差級 自今通官則青錦帳紫領紫衽其紅褥改以青

褥似好

一廳挑燭籠懸于檐端其數太多 自今無論勅使通

官量宜裁減恐好

一諸館諸站其承塵距地俗名曰攀子高低不同高者或至數丈低者或止一丈高低不同則塗藉紙地多少懸殊而一間會減彼此皆同所謂巨履小履同也至於青錦帳必自承塵垂至地衣屋高者其錦倍入而其價亦同自今承塵毋論官舍站舍皆宜其高度令於床上立一長人斯可用也其高既減則壁紙帳錦必皆隨減特有廣狹之不同耳承塵移設其勞甚少糜費者減其益甚遠若當寒節房屋溫密役必使之斯則不可不變通者也

一壁紙之品戊甲定例用青菱花乙卯補例用白錦紙

其意蓋欲省費然所謂青菱花即白紙之榻青者也比之白錦紙其價甚昂自今宜以青菱花宜式

一迎慰使以道內守令差出則自食行厨此說僅見於膳錄一句而定例本無提說問安使各務差使負雖以道內守令差出皆令站官支供同是道內守令而其例不同大抵多負支供誠一大弊假令谷山為問安使豐川為都差負則到黃州站豐川送乾餼於谷山乾餼者實餼錢到平山站谷山送乾餼於豐川甲邑送於乙邑乙邑送於甲邑日多日少然與之交易事之無義莫此為甚自今道內守令之為各務差負者支供一節永

勿舉論至於迎慰使問安使雖曰假銜係是奉命使臣
支供恐難除減

一謹行大將陪勅差負名色不緊 觀使察既已隨後
此是謹行大將又何冗乎大抵守令之支站者又差他
役則事情窘速自今謹行大將以觀察使例無陪勅差
負以已經過之主站官例差陪至前站次之遞傳則事
理極便

一監營裨將之一齊發動誠一苦弊列邑之供饋裨將
無異監司小不如意馮公生事故列邑輿人之謔曰一
等饌饋裨將二等饌饋巡相三等饌饋勅使此是流來

古言也 自今監營裨將二負之外毋得從行設若從
行劫勿支供使自持糧亦勿乘駟則除弊大矣

一觀察使支供舊例八於分辦戊申定例使之臨時分
定於站上諸邑 大抵支勅大事也一事半事皆有金
石之典然後列邑可以預備措办今使之臨時分定狼
貝荒忙一口難說或請囑以圖免或主客以推諉且客
站之邑雖任支供地方之官不得不別具珍羞飲食紛
紜煩弊莫甚旗幟六角鋪陳屏幃咒四等物使數百里
外出站者搬輸去來極為未便自今觀察使一行令主
站官支供載之定例以元勅需會減恐好

一驛卒自來悖惡渠飢渠喫猶責賂物列邑下屬畏之如虎喧嘩生事皆由驛屬自今驛屬供饋皆以乾餼從厚折定自各邑前期輸送于該驛察訪使之計數分給則都無事矣

一定例某邑支勅錢幾千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幾厘加無減永為恒定亦甚無義支勅所入多寡既不可預定則幾多幾少何必定式自今列邑勅錢量其大總某州幾千幾百兩某縣幾千幾百兩只以大數分授恐於事体為得

一列邑勅錢封樁不動以備不虞自是法意而列邑謬例形之色至有以勅錢生殖之物入於守令月俸之中者乳一可以反三支勅定例雖曰從厚臨急措办物価倍高支勅後落本之簿或近數千或近千兩此是事勢之自然者富民都監雖曰嚴禁畢竟陰匿歸於民而已且使守令自補其欠其在國体亦涉未便自今列邑支勅錢折半或三分一留庫以備不虞其餘民間放債二分生殖之至幾年利糸滿幾兩則封樁不動更勿放債於事便也酌量各該邑本錢多寡以定其落本多寡則利糸之限幾兩自可隨邑分定也或云民債以為弊然海西有所謂償債米本係營屬之逋欠而焚券

蕩債之後變為民債每年四月放錢二兩四錢不過七
月勒收近於四兩此等之債何足云也 勅錢利系則
定例磨鍊之外別給該邑不問出入使之從便補用可
矣富監始可嚴禁而守令無所逃罪

一諸邑支勅事例邑各不同形、色、不可名狀或派
遣差人使之貿易或私設勅庫使之補用至於禁龍將
校奉旗武學陪勅校生鷄卵生雉幕馬酪牛道路橋梁
炬燵燭籠軍走行軍各項謬例不一其規橫毆虐民者
名色甚多宜令列邑細、查櫛各、自首或旧例所存
而今年不用者或旧例所無而今年初開者使之一、

開錄以議厘革雖有罪犯並勿追究三令五申使之首
察則守令亦安敢欺隱乎至於列邑之有私庫補用者
守令必不肯言有私庫補用者勅錢殖利宜減其數也
各樣謬例受其首原列錄于定例之末一切禁斷嚴其
令甲每於支勅之後監司按此庶問則民弊必不如前
矣

一定例中物價定式山邑海邑宜各不同山邑之獐海
邑之魚豈可同佃乎遠邑近邑其輸運賦佃宜各不同
而定例初無所言 今軍商度磨鍊

一諸邑差備人物迫於營飭前期出站勤費時月一名

負債多至數十兩 今宜定為令甲每路文上未之後
計其日字只到站前三日使之出待而裨將摘奸先期
點考之法永為草罷則人力紓而公事舉矣

一訃勅迎接諸節不但定例初無提說五禮儀亦無可
考 今宜撮其梗要載之定例

一修理丹青之例不定年限無勘簿 假令支勅後以
三年而給六十兩則六年而給九十兩量宜定式使之
會減可矣丙辰年計給其本例為不可以違制也今年
亦自管門申飭修理煨新丹青若不會減事体極為未
安

一立例厘正之後其不可留以待用者一並發賣起即
立本勿令留置為好 如承塵高下及此閑暇即令移
設似好

一兩站之間必設一遞馬所或兩間疎闊而一行耐飢
或兩間迫促而遞騎為弊聞驛官之言安州甫川之間
曰橋梁迤路處一站殆近八十里中間只設一遞馬而
所勅使以下莫不呼飢惹秀之於平山平山之於金川
其間三十里數一遞馬徒為弊端 自今兩站相距毋
過五十里中設一遞馬所至於三十里一站不復遞馬
未滿三十里者尤宜除減自義州至弘濟院並行厘正

恐好

一勅行或至無葉之地適有疾病索葉餌不得進
浮文甚多而案用皆忽自今諸種葉物自內局賣授驛官
至義州以待需索餘者還納內局恐好

教民

禮典三 古者大司徒教萬民大司樂

教規居于地官今井地未均法制未成所謂

禮典之於

民牧之職教民而已均其田產將以教也平其賦役將以
教也設官置牧將以教也明罰飭法將以教也諸政不修
未遑興教此百世之所以無善治也

周禮族師

百家為族

每月之吉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

等睦姻有行者堂正以四月之孟月吉日屬民而讀邦
法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讀法以考其德行道
藝糾其過惡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

之于其鄉 鑪按周世教民月課而時督之茅其德行
如考功糾其罪惡如催科此所謂鄉三物教萬民鄉八
刑糾萬民夫然後王者之治也今之守令久者三年短
者一朞此過客也世而後仁百年而後禮樂興教民非
過客之所能為也然既為民牧立視其陷溺於夷狄禽
獸之域而莫之思救亦非所謂一日之責也幼行禮俗
勉脩鄉約又烏可已也 古者天子之國邦畿千里惟
王城之內有此教法所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皆六
鄉之官六鄉者如我邦京城之五部凡在六鄉之外者
其教無文天遂在近郊之內而其法惟以土宜教毗與

耨利甦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補述誠以農夫力田不可
月課而時習之也惟尚書大傳稱耨鉏已歲歲事已畢
墾有教戒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未知當時
真有此法今之郡縣即古之侯國侯國之教亦必在都
城之內蓋以古者居民之法學道者居內以學治民業
農者在野以務力田此管子所謂士與士處農與農處
也後世王者無居民之法民自散居不異鳥獸農或在
在邑士多在野今之教民不可以中外別士民其所以教
戒者之宜在學道之士其誦誦小民自其鄉里冬月訓
誨申之以孝悌之義如孟子之法教之以鉏耨之隙如

伏生之說而已

不教而刑謂之罔民其有囂訟不知羞恥者姑惟教之不可遽刑

韓延壽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訟田者延壽自傷之曰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若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稱病不聽事曰八卧傳舍閉閣過思一縣莫知所為令丞番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身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納酒肉相對飲食勸勉以意

蘓瓊除南清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訟田積年不析各自援據乃至百人瓊台普明兄弟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回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今異十年遂還同住

齊文襄之時

張羨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柝家財惟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羨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無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敬教讓按當罰而賞非所以示民也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滄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
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視孔子廟中韓
伯瑜母杖不痛象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
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為善士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為廉察呼其兄弟三人
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 巳巳甲戌之饑馬恭敏
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
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許荆為桂陽太守行到耒陽縣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
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

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形人
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所因此皆還供養者十餘人
朱子在南康軍曉諭兄弟爭財文云禮元為人子者不
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
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居田園以
為己物此乃先王制禮不敢違也此閩詞訴有達昌縣
列玩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
產私下指撥互相推托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聽聞
已諭依舊同居上奉母親下奉兄弟共財協力家務公
共出納竊慮官屬更有似此違棄禮法傷害風教之人

而長吏不能以教訓糾整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惧

宋陳漢卿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兄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俱答而不語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去由是縣民有事得公一言以決曲直元呂思誠嘗行田社民李某訐其券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酌酬効如骨肉季之兄弟悔過柝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柯文淵守溫州有兄弟以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尹彌善炏守益山郡有兄弟訟者公詰其弟曰汝何訟兄曰不令我父財問其兄曰何為不令曰父命也不敢違也公乃責之曰汝身信有罪矣汝父之不子亦過矣古人有不從亂命者雖有之財亦可令也爾等當服八刑不教而刑吾亦恥之為陳人倫而遣之明日乃來請分

胡大初曰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已求見必置酒登筵造其門閭寬其力稅使邑人靡然

知傲或有兄弟訟則親戚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
愧恥之心以弭其乖長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
俗歸厚矣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
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
母狀前謝罪曰元小孤為母所聽諺云孤犢觸乳牆子
詈母乞自今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
成佳士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山
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台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
侍立堂下現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
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
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薛簡甫奎為蜀守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
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
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
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胡寔桂為鉅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
者寔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姑受責以

私醋律管之教化大行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婦妹三人冒隱幼豕田壯慙官
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第泣拜願以
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婦皆汝同氣汝幼時適
為主之耳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汝
遺婦復為兄孀不羨半第泣而聽命
楊志堅好學而貧妻索書未難志堅以詩送之妻曰持
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為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
任改嫁曰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為軍官令遠近
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四

泗水 丁鏞 著

教民二

遐邇絕徼遠於王化幼行禮俗亦民牧之先務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闢子臯將為成宰遂為集

成人曰蚤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官而蟬有緜兄則死而

子臯為之衰

出檀弓

韓延壽為淮陽太守召郡中長老曰與議定嫁娶喪祭
儀品約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門學諸生皮弁執豆
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

陳蕃為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喪而不聞堦墜目
屋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
就而詰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曰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者合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
乃廢寢家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感象莫此為甚遂致之
罪

任延為九真太守其地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
各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民曰使我有是子任君也以
任為名

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去

望舍投餽哺之昆豸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若辨督
屬民俗翕然為變

朱子在漳州曉諭居喪文云進士呂渭夫狀有稱見居
母喪而身著襴幘阜紗巾即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當
職竊過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帶
音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克於父母
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子是以昔者先王制為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
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
衰之文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然準律文諸喪制

未終釋服終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離戲徒一年即過
樂而聽及魯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
厚薄而有國者所以防範呂節之意尚未泯也自今以
來有居父母喪須服麤布黻衫麤布黻巾繫麻經著布
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卹勞
他遵禮律仰承聖化

竒判樞處為濟州牧其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公未
上任先飭州吏備棺槨教以歛葬州之葬其親自公始
一日公夢見三百餘人叩頭謝曰賴公之惠得免暴骸
無以報恩公於今年生賢孫果驗

先是公之三子皆立
于是歲掌令軸生子

借官至
應校

東氏為伍以行鄉約亦古鄉黨州族之遺意感惠既洽勉
而行之可也

歸延壽為東郡太守置五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
人閭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更無追捕之苦

後世鄉約蓋本於此

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度
鄉里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
容凡孤殘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
疾病皆有所寄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
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
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本註曰德業相勸謂見善
必行聞過必改過失相規犯義之科六一曰醜博鬪訟
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
言誣毀六曰營私不甚不修之過五一日交非其人二
曰遊戲怠惰三日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怡五曰用道
不節禮俗相交謂婚相喪祭祭祀往還書問慶吊之類
患難相恤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
曰孤弱六曰枉枉七曰貧乏 按德業相勸之註詳見

情

小學集解當事者宜考焉

呂氏名大防大臨

守令之志高才

疎者必行鄉約鄉約之害甚於寇盜土豪鄉族差為執
綱自稱約長或稱憲長其下有公負直月等名目專擅
鄉權威喝小民討酒徵粟其未至厭發其隱匿受賕責
報所至酒肉淋漓在家辨訟紛紜役屬愚氓借助耕耘
官又以訟牒委之鄉約使之查報其恃勢作奸罔有紀
極賢城郭有校泐約泐校泐者出入學官者也約泐者
主管鄉約者也鬪爭不息構陷互加風俗之惡遂甲一
道由是言之鄉約不可輕議熱講精思乃可行也

陳襄為仙居令

小學精義先生

古縣僻陋不知教公作勸學一

篇使門人讀之教諭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

弟敬子孝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忘恩者也子弟

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間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義相拜貧窮

患難親戚相救借貸婚相死喪隣保助扶無怠農桑無

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

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班白者

不買戴於道路子身負重執杖則為禮義之俗矣於是

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 朱子在漳州以陳公此文

揭示州民曰同保之人今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

長上和睦宗姻周鄰隣里各依本分修本業莫作奸盜

莫縱飲博莫相閑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受

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

顯着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依

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至

違犯 按鄉約條例如是且矣不念流弊徑議施行必

有悔也今擬呂氏鄉約陳氏鄉約及朱子榜諭文及五

倫行序之中抄取其義行數十系別為一冊楷書土書

謂讀文 謄寫數十本頒于諸鄉乃於諸鄉各選子弟百餘

人大鄉百二十人小鄉八十人別為名錄使之肄習立冬以後驚蟄

以前共一百二十日每十日一講令教鄉子弟八而應

講出而効諭其有鄉約中禁戒之系分爭辨訟者官自
記之于簿曆犯系者多則罰責其子等犯系者寡則獎
諭論賞使各興起官又別蹊廉訪其孝子順孫敦睦有
行者別加褒賞其不孝不悌頑嚚稔惡者亟行鉏治庶
乎有補於民俗斯不可使土豪奸民濫執鄉約之柵也
已巳甲戌之饑余在民間見之不孝者猶少不友者
比屋可罪有不忍聞其兄新買田土而其弟接屋者荷
荷呼食身無妻子不日溘歿一粒之米不得於其兄者
多矣官欲執此人不患不得一鄉每執數人行罪不赦
如康詒所戒則民俗歸厚賢於鄉約遠矣

經國大典曰三綱行宗翻以誅文令京外士族家長父
老或其教授訓導等教訓婦女小子使之曉解若能通
大義有操行卓異者觀察使啓聞行賞 正宗丁巳增
修五倫行宗頒于郡鄉令教諭下民 臣謹按五倫行
宗既以土書翻譯又有畫此古昔唐虞三代象刑象
教之遺意也愚氏於此實有感發但以一件之書遍視
萬家諭不旬月皆殘毀不可復讀宜視戶總每百戶頒
書一件十戶之邑頒十件萬戶之邑頒百件乃可適也
朱子在漳州効諭榜云一効諭士民當知此身兄弟同
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重至深人之所以

愛親敬長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今乃有人不
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敲關供承於兄弟則輕肆
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亟宜自新毋速大
戾

一劾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
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
同室有所謂遊蕩者則不待媒妁而潛相奔誘犯禮違
法莫甚於此宜亟自新無陷刑穽 一劾諭士民鄉黨
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此委曲調和未
可容易論訐蓋得理亦須損財廢業况無理不免坐罪

遭刑終必有凶切宜痛戒 一劾諭官戶既稱士宦之
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况
鄉隣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
宜深念 一劾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
及攢寄寺院不須齋僧佛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
早令土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負不得注官士
人不得應承鄉里親知來相吊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
責其供備飲食

馮元為醴川令民習多循為著諭蒙十四篇以忠孝仁
義幼學務農為意鄉給一卷 戚倫知太和縣為諭民

五十篇言近而有曉

廖剛之守漳州民俗素以侈靡相尚公首立條約親為文訓告之風俗為變

金判書世濂為玄風縣監至縣立學規修鄉約條制詳密踰年邑大治 又為嶺南觀察使增損鄉約頒行郡

縣聚士府學親勸學藝進於列邑得優於學者以教郡縣士

孝子列女忠臣節士闡發遺光以旌表亦民牧之職也

晉鄭袤為濟南太守下車旌表孝弟敬禮賢能 按梅

民古文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瘴惡樹之風

旌蓋當時守土之臣以旌別孝義為職事故其文如此

古以旌門謂之俸楔俸楔者房其內相也今俗誤作掉楔金所據也

南史始興王憺為江陵州特州有甄恬世居敦行憺表其行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 唐丁公著父喪負土

成塚貌力癯擬見者憂其死孝規察上至行詔刺史賜

粟旌表門閭

朱子始到南康榜文云按各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

曷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瞻皆以孝

行著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屢世義居整婦

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褒諭寵以官資旌

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 又諫云司馬
馬司馬延義能仁贍未委其墳墓及旌表門閭有無損
壞義門洪氏未委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旧義居所歲
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又劉西
澗先生菴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按此皆為民牧者
樹風群敦教化之本也

若夫矯激之行福狹之義不宜崇獎以啓流弊其義精也
孝者人倫之至也然其平日婉容柔色先意承志以養
其父母之心者不足以表見一鄉而斯指到股能必慘
但之節者多雖其卓絕之行非人所及大抵斯指到股

解

非大舜曾參之所行非周公仲尼之所言九經遺文無
所考焉君子於此誠兢之然難言也若雀投理躍之祥
筍挺栢枯之異此是至誠格天千載一有之奇而今家
修一杖鄉修一牒皆有此說吾恐天之降祥不若是其
爛熳也如有一毫虛偽藏於其間愈占至善反歸大惡
斯又為人子孫者所宜慎者也野人鹵莽任其至誠或
並有父母之喪者左手執首杖右手執桐杖頭戴二經
腰纏四帶以從三年者有之又或以三年之喪謂服三
脊展服至三十六月者有之見禮考若是者牧宜引經據
禮以駁其非使從先王之制可也 遊士野人或於君

喪自制斬衰之服朝夕望哭以終三年鄉里保舉薦其
忠義亦非禮也庶人之於國君國中齊衰三月邦內縞
素三年國中謂王城之中大夫朝士之外夫豈有斬衰乎烈
女旌表亦合商量或遇盜賊夷蠻劫迫其身將至玷污
者死固當矣若夫青年喪夫不勤羞恨自隘自醜以遂
其褊狹之性者斷不可褒獎細探其寀或緣舅姑咎其
薄福或因伯叔疑其病祟一言觸決意自我或情性
深厚者哀恨蓋慈不能久視皆不必延訛惟含悲忍痛
善養舅姑撫育幼穉以扶夫家之門戶者方是至行雖
無驚人之節牧宜發其幽光以樹風聲若夫倡義赴

戰不立寸功死於鋒刃其風節卓異者當時大臣及按
道之臣皆以表聞今於數百年之後追作事宗飾為文
蹟以登上徽者多不可憑信此等處雖不必露我本意
宜十分持難踰時踰月毋陷欺君之罪可矣萬曆壬辰
從戎之人自稱貞凌參奉此時其有貞凌乎貞凌
復位
在肅
廟中年又或追作誌石埋之墓隧曰事而發謂之古蹟
種之奸偽不可盡察而牧臣使臣輕以奏聞隱然為欺
君之臣者多矣可不懼哉

興學禮典四

古之所謂學校者習禮焉習樂焉今禮壞樂崩學校之教讀書而已

古者諸侯之國皆有學官其教法與王城之太學無以

異也三德三行師氏六藝六儀保氏其德中庸孝友其

教諷誦言語司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

更若其恒業之所肄習樂舞絃歌以為之主故堯舜之

世曲樂至其教周官之制司樂主其教今郡縣之學即

古諸侯之學然樂舞已亡絃歌已絕後世之所謂興學

校者皆虛名而已絃者琴瑟也歌者風雅也孔門教人

猶主弦歌故子路鼓瑟有升堂入室之語升堂者堂上

之樂入室者房中之樂也子路能為風雅不能為二南伯魚學時有

周南召南之語所謂周南召南唱之為教被之為絃非

謂讀詩而知其義也絃歌既絕學校當廢然講中庸之

德勉孝友之行誦詩讀書以時習射以時行鄉飲之禮

亦可曰興學古者太學行養老之禮以之興孝行養

學之禮以之興悌行饗孤之禮使民不借此孝悌慈之

所以為太學之宗旨也教宜存此意學官行養老之禮

見上篇行鄉飲之禮以興孝悌其或新經冠亂民有死

於王事者饗其孤子如今之以存恤孤之意亦足以

備文也若經亂已久者訪求倡義家子孫春饗于學官是亦効忠之要務也

子游為武陵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問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文學者小學之教也然則後世之所謂興學者其猶為小學乎

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楮等十

餘人親自飭勸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令律令減省小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以遣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家文翁以為石賦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每出行縣蓋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北史辛昂為成都令與諸生祭文翁於學堂教忠信孝友 按文翁興學不過乎文孝文孝者古者小學之教也小學之教六書為主象形會意轉注假借諧聲指事是為六書欲興文孝者六書

之孝其首務也況於吾東大書之孝尚今昧之者乎張
霸守會稽孔貴興家四野皆書拜民語曰城上烏鳴哺
父母府中諸友皆孝友 按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其
好學猶能如此

後漢伏恭為常山太守敷隨孝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
多伏氏之孝 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妥
皆為講說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于門

程明道令晉城暇時親至鄉校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
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
知為孝先生擇其子第之秀者聚而教之在縣三歲民

愛之如父母去邑總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

胡宿知湖州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胡守始學者
為公立生祠于學中祀之 唐鑑為濠州政教清簡延
經術士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學者學於師也有師而後有孝招延宿德使為師長然後
其學規乃可議也

中國州學皆有教授吾東郡縣之學亦有訓導中世以
來此官亦廢今欲聚徒幼孝必有宿德鴻儒為之師長
乃可行也難矣哉 經國大典曰鄉校教官供饋不用
心者視察使檢覈以憑殿最

韓文公為潮州刺史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張詠為益州學校顏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政張達者皆有學行遂延獎加禮數勉就承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州奪者知初文風日振

呂公著通判潁州時歐陽公適知州集于之從焉

字伯強

呂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集先生端坐台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惧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

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

嚴師弟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息為諸生言之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于人者季徒于數日月刮剝為文章皆傳經義其在湖寺治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兇局者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無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弟敬在四方隨其人賢過皆循子循雅飭其言談私止過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蔡襄知泉州往時閩人多好季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述傳授季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公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為諸生率

王荆公為鄆令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曰某得縣於此
踰年矣方曰孔子布為學以教養縣子身願先生留請
而賜臨之以為師某與有聞焉 林肇為慈溪縣令脩
孔子廟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帥縣之子身起先生杜
君醇為之師而與於學

石子重調劔州尤溪縣之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
不知所以為學石君至即命其右古田林用中來掌教
事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自始教之日親率佐吏宿賓
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者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
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異

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石君視故學官為不稱乃廣其
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
為考古制私鄉飲酒禮以樂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
亦變

朱子在漳州延郡士入學牒云契勘州縣兩學講說課
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不能尊賢致使諸生
無所薰陶今觀新汀洲知錄黃從事究資渾厚探履端
方杜門讀書不交州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
屈居丹雘正錄之任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
親感而化有所興起施雘正允於石學正洪慶皆以耆

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林貢士易簡李
進士唐次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
規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蔭雖尚少學有知方永嘉
學生徐富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哉所知若
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爭截修游息無適而不得
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俯仰聖朝教
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
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截兇自珍不來聞達者更當
廣行詔訪續議延請紹熙三年正月鋪按招賢入學以教
諸生此與學之首務也然吾東惟嶺南可議此事餘未

易也

朱子始到南康謗論文曰本軍嘗買姜廬前據彭蠡地
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游有聖賢之道風
下逮東晉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
秘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其風舞氣俗猶有
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有而比年以來士風衰蔽學校
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
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人欲以求物外之
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
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

皆字恐背字

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采入學陪國待補聽講供
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暇公務之餘亦
當時之請學其奪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我長
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姚善知嘉興府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每月朔望必
延置學官講經書以訓士有錢芹自守甚高善一日饋
米於貞木誤送芹之受之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今受
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善聞之欲往候之芹請俟月朔
相會於學官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請負經義芹曰此
士子之務耳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遂出一簡以授善

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勝制之策也

黃星州俊良牧星州重修文廟拓舊規會吳斯文健
為州教官相與志同議合棟取弟子若干負分為四等
令吳州教任其檢督每月一會講令皆訟其所讀書曰
為之論難疑義考其勤慢第其賞罰州東有空谷曰立
書堂又於八營縣立鹿峯精舍訓迪多方成就甚多
脩葺堂並照管米廩廣置書籍亦賢牧之所致意也

有虞氏之學名曰米廩誠以有學斯有士有士斯有養
若米廩不繼無以養士今州縣學田不為不多又其私
蓄之耐邑之皆有守令不察鄉中不肖子弟出入學宦

者三五成群討酒索飯又其任事之人陰與掌庫者朋
奸偷竊惟意所欲所以學官之財常患空匱也牧欲修葺
學官之事宜先察米廩贍其資用然後延賢聚士乃可
議也 牧上官既三日召鄉校首僕問去年學田秋收
之數幾石界士齋秋收之數幾石 若有司馬齋亦宜同查 今上其
簿於是又索用下之簿令鄉丞查其會計其可推者推
之其可捨者捨之乃空存留之數於是諭之曰今日為
始凡學官之財雖一錢一粒其日用之簿宜受官印其
無官印者無得擅用朔望焚香之外其閑雜往來者不
許供饋如有違者汝有其罪

續大典曰州府鄉校學田七結郡縣鄉田學田五結賜
額書院其田三結 皆免稅 凡鄉校之田守令檢察 守令

檢察在於法典其敢忽乎

俗之所以荒昧學之所以鹵莽以無書籍也十三經註
疏二十三代史三國史高麗史國朝寶鑑杜佑通典鄭
樵通志馬端臨通考王圻續通考吾東之文獻備考此
數帙書籍不可以不具也牧宜竭力經紀以圖購置嚴
其鎖鑰時其曝洒出納者閱皆具條例使之遵守焉可
也

唐李繁為虔州刺史作孔子廟選博士弟子置講堂教

之行禮其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

范純仁知襄邑縣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之德政之暇至學校親勸諭之李詳為

宜黃縣令始立鄉學廣置書籍經史百家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以養良材之士

簡遵端方使為齋長以作表率待之以禮養其廩恥

鄉校任事者校長一人

南方稱都

掌議一人色掌二人荒

遠之地士族稀少士族如林多與為伍絕不往來於是士族專擅學宮據為窩穴此輩多不學無識分群立黨傾軋則發人陰事爭奪則視如朝局締結奸吏則蜚言

于監司交通學妓則納貽于縣官常為吏家之秤客爾汝論文長成酒家之約會日夕開闕其所經營則引進富人之子使為齋任使執祭祀受其貽物以自醉飽而已牧宜知此俗簡取端士使為此任齋任有闕宜別求端士必其且跡不入於城府文學有名於鄉里門地有餘而特以不求之故尚不經任者乃可用也我之誠意能勸起士族使之屈心則大善如不可強取於士族未必無佳士也既得其人收下帖于鄉校曰名為士子出入吏家出入妓家出入酒家其行止鄙陋者官備百道廩探別舫嚴懲永割青襟之錄將有黃簽之罰其

各慎旃學官諸生知而不禁亦必有責 杖者釋奠習
禮課藝之日可其相見非公事切勿引接其數之請見
者必其心中有些奸詐不難知也 如有罪犯必先削
儒名論報上司然後乃用刑杖今之守令答之刑之喪
異奴隸彼既無恥雖能安受在我道理不當如此名之
曰學儒者待之如名門清族可也
胡大初曰鄉校者議政之地也 諸學典謁之餘便當延
見衿佩假之以辭氣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詰政
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為厚俊秀者獎異之
其詞訟蔓及者庇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

而知慕矣 按遇訟當以至公處之若用心庇護則弱
者被其害矣

宋象仁宰安東以官穀未納刑訊上庠士子至有九傷
者輔德李煥石疏論其事仍被駁違 朴知誠曰昔

先君為宰時雖籍校之輩苟名為士者巾服呈狀則必
冠帶而臨之若犯罪過必用楚杖大則先使渠輩錫名
于校籍然後乃加笞杖

校任差帖式 朱子在南康軍請洞學堂長帖云白鹿
洞書院旧有堂長今觀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
職紀綱廢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濬須至給帖

者給帖付貢士楊日新準此充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
淳熙七月九日帖 鋪按鄉校書院其校長院長掌議之等不
為差帖但以姓名三字附之標上謂之附標非禮也官
欲差帖士林羞之宜曰朱子此帖官下差帖則朝付夕
摘左攘右奪之習庶乎其少戢矣

